

春秋集註

十



春秋集註卷三十七

宋

高

閔

撰

定公二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兩時無事義見桓九年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二國相約叛晉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以者行其意也齊侯召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而諸大夫不可乃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衛遂叛既書行人而又書侵所以著齊侯之姦詐也結稱行人明其叛所當執也夫衛侯欺其羣臣以給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爲有罪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

齊侯衛侯盟于沙

執其行人而求盟是劫盟也何有于信哉

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叛晉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也

九月大雩

一時再雩見旱之甚

冬十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去年齊伐我西鄙訂辭于我也公加兵于齊則無名矣是時魯政不復在公矣而三家者實使公欲歸怨于公故也春秋因而欲見公之舉動書至自侵齊者侵齊本出于三家而三家者欲歸怨于公故未踰時而致之且為下復侵齊起也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公踰月之間再出侵齊雖三家者之所為然乍來不得休息見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故兩書侵至以見

之

曹伯露卒

此曹靖公也自曹悼公卒其弟聲公野立五年而其弟弒聲公而代立是為隱公隱公立四年而其弟露又弒隱公代立而經不書者習亂故畧之也凡立四年其子陽立遂為宋所滅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按昭公之孫也齊雖不克納而有意存之矣定公即位未嘗修

好于齊故齊比伐我而我亦再侵齊觀春秋書齊伐公侵則其曲直可見矣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晉將來救而齊師已退故公出而逆之于瓦瓦衛地也不書救者齊師先自退不因晉救之至也不以會致者公非出會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鄭伯與齊爲鹹之盟衛侯與齊爲沙之盟二國皆爲齊而叛晉晉以是先侵鄭復侵衛所以絕齊之與國也夫晉不聲其罪以行天討而士鞅專用其兵又不能取服故兩書侵以罪之

葬曹靖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九月葬陳懷公

此特書月又著其簡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爲晉伐也以其爲晉興師故書侵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結盟叛晉也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爲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爲此盟以固其謀從祀先公

從順也不曰順者其事順其意則非故變其辭曰從也夫魯祀之不順多矣武公燬公在所當祀僖公閔公在所當正昭公則又當祀而不祀者也今當稱先公則盡從典禮不止爲一公設也然不舉所祀之名

不指所祀之所者非時妄祀其事可醜出于陽虎之矯舉故雖禮之復正者而聖人實書之在盜竊寶玉大弓之上所以誅陽虎之亂也當是時魯國之政季氏專之季氏之室陽虎有之魯之君臣拱手聽命無敢誰何此孔子所以歎陪臣執國命而知三桓之子孫微矣彼陽虎所以濟其奸謀者必有所挾故因人之所欲者而假譽焉以魯祀之不順久矣舉國之人皆以爲非然百餘年間莫或釐正陽虎一旦去之自謂足以借譽于國人而已因得以肆其亂是爲小正

以售其大不正立小義以遂其大不義是虎之謀去  
三桓意若可善而其事則亂也其祀雖順而非所當  
祀也夫祀者國之大事而亂臣賊子得以專其廢舉  
處其升降聖人但書從祀先公而意皆可見矣所謂  
定哀多微辭者意在言外也嗚呼千載之下奸僞之  
迹禍亂之變彼得假託以濟其私者豈特一陽虎而  
已哉宜聖人之丁寧如此

盜竊寶玉大弓

明堂位以大璜爲天子之器大弓爲天子之戎器蓋

成王以是賜魯是先君之分器也周官天府之職掌  
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  
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然則寶玉大弓宜藏  
之祖廟有禁令焉今因從祀先公出而陳之遂爲盜  
所竊則國亂無政可知矣是時公室卑三桓弱陽虎  
以陪臣執國命將殺季桓子不勝而出故因從祀先  
公竊取寶玉大弓以行聖人以國之分器藏在宗廟  
非陽虎所宜有又不欲陪臣得奪而莫有抗之者故  
書曰盜竊凡盜竊者人皆可得而執之也

九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鄭獻公立十三年卒其子勝立是爲聲公

得寶玉大弓

陽虎徐思其不義又國之分器無益于用故使來歸之以解衆也若實書盜歸寶玉大弓則是見盜不禽非復成國故祇書得寶玉大弓以見器之空還而不獲盜者以正典刑則亦幸而得之爾盜竊之罪于誰

責而可乎

六月葬鄭獻公

三月而葬簡也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據左氏則是齊衛二君同伐晉也而書曰次者春秋傷中國之衰而存盟主也王道廢則存王霸業替則存霸公室微則存公此春秋撥亂之志也是以春秋之初不書伐王春秋之季不書伐霸至是知晉之不足與而齊衛二君未可以深罪也故稱其爵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秦哀公立三十六年世子蚤卒乃立世子之子是爲惠公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魯與齊平故書及蓋平八年再侵齊之怨也然則魯已叛晉矣孔子何爲相之耶曰是時晉已不能主諸侯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此可以有爲之時也而孔子已用于魯務崇德矣與

大國爲鄰而連兵不已則無以崇德故與齊平然後國可以靖而文德以修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及齊平故也以傳攷之夾谷實盟而齊侯使萊人劫焉非義也是以微之不志于經也

公至自夾谷

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故書至以危之

晉趙鞅帥師圍衛

報五氏之師也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夾谷之會孔子相焉以禮卻齊齊人愧服故歸三邑以謝此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蓋其致之有禮文故也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尋自有之謹龜陰亦魯田始失不書義見哀八年夫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效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于其人之天譬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揚子曰孔子用于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惜乎魯不能終用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氏邑也公若藐爲郕宰州仇有怨于藐使其馬正侯犯殺之不能又使其圍人殺藐故犯懼而以郕叛書二卿帥師圍郕著家臣專有大夫之邑也家臣專大夫此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又曰祿之

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自隱至昭十世而季孫意如逐昭公自季文子至桓子五世而陽虎遂囚桓子陽虎事季平子至囚桓子不克而亡歷昭定纒二世而孔子有十世五世三世之辨者蓋以魯約之而已非專指魯也自公室而言則宣至定爲五世自大夫而言則文子至桓子爲四世言三桓之子孫而不言陪臣者蓋孔子所致意以戒者尤在公室而不在大夫故再見之皆據春秋而言也二卿帥師圍郕而不服卒用反間以出

叛人而後國安于此見孔子雖未去司寇已弗用矣故再書帥師圍郕帥師圍之弗勝所以著家隸之強國政絀也不書齊之致郕者弗子齊致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樂祁犁死于晉晉人止其喪以求成于宋宋使樂大心盟晉且逆祁犁之喪大心僞辭疾于是祁犁之子訴于宋公而逐之故以自奔爲文然辭使非大譴而讒言乘之罪累上矣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奪地之馬以與向魍地乃扶魍而奪之公弟辰使地出境以爲君禮于是奔陳而公弗止焉不書弟者非不專在兄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三國皆叛晉而會于此者蓋結謀也晉德之衰可知矣然春秋卒爲晉諱者以齊景公不足以定霸故也非王道成不易王非霸道立不易霸此春秋所以定天下之本也霸統在晉已久久則難承矣聖人不忍輕絕之也

叔孫州仇如齊

夾谷之會歸我鄆謹龜陰田侯犯以郈奔齊齊又致郈是以叔孫州仇如齊謝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辰以公子地故爲二卿所帥故書暨暨者以彼及此也夫國君必有左右大臣以輔其政今宋卿大夫或奔曹或奔陳數月之間五人逃去則君孰與處矣蓋宋公寵一向魍而暴虐大臣使骨肉離散相牽而去故書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以譏之辰之

勢力能使大臣挾之以去君則其寵任可知矣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始辰之出奔非其本心爲佗彊地所彊故書暨今入于蕭以叛則惑于三子之言而變其初心故書及始奔書曰暨怨其不得已也叛而書曰及及猶汲汲然辰欲之矣蓋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今辰旣出奔又聚合逋逃之徒藉陳之力入于蕭以叛焉甚矣人心之難于善也今旣不能違三子之謀

則其爲首惡也何逃殆習見魚石華亥蕪寧向定之事而不知其爲非也然必曰宋公之弟云者以明宋公寵任之過不能親親以致然亦見辰之本心非有叛意也而三子彊辰以叛與首惡者無差故同書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春四子入于蕭以叛而宋公不能討至是大心亦入于蕭以從之爲其從叛人故不復書叛此五子者大

為宋患由宋公寵以向魍故也然則為人君者豈可偏有所寵哉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之怨且復著公之叛晉也

叔還如鄭涖盟

魯與鄭盟則是同叛晉矣鄭未來盟而魯往涖盟則魯衰可知又見晉定公霸業衰甚故諸侯多叛

春秋集註卷三十七

春秋集註卷三十八

宋

高

閔

撰

定公三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薛襄公立十三年卒其子比立

夏葬薛襄公

春秋書薛卒者三而書葬者二不日不月略之也且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魯懲侯犯之難以其險固恐爲國患故墮之墮邑而至于帥師是邑之力足以抗也前此未有墮邑之事墮邑亂之至也傳以爲是時孔子爲魯司冠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乎墮郈墮費蓋以墮郈墮費爲孔子之功是不然魯以大夫專國政不臣諸侯陪臣專家政不臣大夫上下循習之所致非一日矣苟欲其不叛在正其本而已矣諸侯正則大夫正矣大夫正則陪臣正矣何城池兵甲之患哉惟季孫叔孫不知出此故墮郈墮費所以

譏也而傳反歸功于孔子亦不思之甚矣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諸侯同叛晉而齊不能一之衛之伐曹亦自適己事而已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昔者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求曰顓臾固而近于費孔子曰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今焉費叛豈非蕭牆之內歟公山弗擾帥費人以攻魯魯人伐而勝之始墮其城

然弗狃之叛召孔子子欲往子路曰何必公山氏之  
之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  
爲東周乎孔子之意謂天下叛周矣不狃而叛季氏  
亦奚足憂而能用我使不狃而與東周是不叛也然  
則孔子之旨遠矣仲由所不知也

秋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結叛晉也故謹而日之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公至自黃

以叛晉故危之

十有二月公圍成

天子令行乎天下諸侯令行乎一國故天子未嘗有  
伐諸侯者諸侯亦未嘗有伐其國之邑者以其令之  
則從也春秋之時天下無王而諸侯擅命故有王伐  
鄭之事陪臣擅國而權在私家故有公圍成之事無



復先王之制矣夫先王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十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今費也邠也成也三家之邑也魯國之政在大夫故三家越禮各固其城三桓既微陪臣擅命而恃其城數有叛者故三家亦不能制也乃至屢圍而不克遂帥師墮之叔孫旣墮邠矣季氏旣墮費矣孟氏將墮成而其臣不服至是公親圍之亦不克墮故經書叔孫州仇帥師墮邠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而獨書公圍成者著公之弱甚不能墮成也三子能墮邠墮費而

公不能墮成則知公室凌夷而政在三子矣爲國家者可不慎于禮哉

公至自圍成

國內而以圍致者魯蓋視成如敵國矣此制國外重之戒也夫君行而至必書法所當爾也然春秋書至或以會或以地或以侵伐蓋以時君輕肆出入無度舉非王命動非民事踰時歷歲宗社無主朝廷無政長途之中事變莫測故公行凡一百七十有六而書至者八十有二皆危之也隱公當春秋之始天下之

亂未甚故雖有會盟侵伐未嘗致也至桓二年及戎盟于唐十六年會諸侯伐鄭始于此致焉蓋桓公弑君自立敢外交夷狄又助篡伐鄭踰年始還故危之也莊僖會盟最數而無致者時齊侯外攘夷狄內安諸夏屢合諸侯不以兵車故魯君之出無他虞也惟牡丘之盟過三時淮之會踰年故致爾成襄之間齊楚爭霸諸侯日尋干戈故盟會侵伐鮮不致焉及會于蕭魚之後楚雖稍息然中國皆大夫專政魯亦有三桓之患至有敢逐其君而自廢置者故終春秋之

世公出罕有不致者此雖伐邑亦致焉可謂危亂之世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二君以師伐晉而書次于垂葭者與九年次于五氏同春秋書次者十有三意各有所主不可以例推也晉至定公于是乎失諸侯春秋崇霸主所以撥亂而反之正也其意深矣

夏築蛇淵圍

大蒐于比蒲

築蛇淵囿囿者所以養禽獸以待田獵也今乃蒐于  
比蒲則囿何爲哉魯旣叛晉而三桓至是日懼人之  
圖己故數蒐焉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衛比伐曹者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不  
知以禮爲國故亟戰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據士背君曰叛鞅殺邯鄲午固有罪矣范中行氏特  
以姻親之故與師以攻鞅故鞅入晉陽以拒之因與

晉陽之甲託辭以逐君側之惡而不知投鼠忌器之  
義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故聖人正名曰叛以著其  
不由君命而專士興兵之罪然鞅入晉陽由范中行  
氏始禍不書者亦以入朝歌叛爲重故也晉政如此  
何以主諸侯耶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二子因攻趙氏幾亂公室鞅旣奔晉陽荀躒言于晉  
侯請皆逐之二子反以兵攻公不勝遂入于朝歌以  
叛以趙鞅之罪較之則二子之情尤不可恕

晉趙鞅歸于晉

此蓋二子既出晉侯自謂趙鞅保其邑以違荀范之難實非叛者故許之歸也先儒以歸為善辭遂謂鞅有叛逆而無叛心春秋先正其罪以厲臣節此許其歸以廣君恩是不然叛者人臣之大惡也脫使鞅所以初入晉陽本拒范中行氏而非有叛君之心然人臣無君命輒據土興兵此豈可赦乎使後世亂臣賊子敢稱兵犯闕以除君側惡人為名而實欲脅君奪權者皆先儒啓之也可不辨乎況衛孫林父亦書歸

爾何善之有

薛弒其君比

始志薛故見魯之衰矣稱國以弒者罪在嗣君也蓋惠公夷嗣立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趙陽者公叔戍之黨也戍富而驕衛侯惡之又將去夫人南子之黨反為夫人所愬并其黨逐之此自取之也故以自奔為文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

頓子欲背楚事晉而絕陳好故楚與陳帥師滅之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國爲重而頓子以不死位爲重也陳公孫佗人專兵以助強楚滅諸侯之國又執其國君歸縱或歸于楚其罪等爾故謹而日之蓋春秋但從重而論不必見其所歸之國也頓子見獲故生名之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戍之故也衛靈之無道也沈耳于閭以奔其世

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聽之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敗吳者憂辭也曷憂乎諸夏微而楚張楚微而吳張吳張而於越爭於越而能敗吳雖曰蠻夷自斃而中國則可憂也其憂奈何王室不綱霸者不作而蠻夷交熾諸夏之憂也吳伐越越使罪人詐吳而敗之于檇李吳子光傷而卒按吳敗六國之師書胡子髡沈子逞滅此不書吳子光滅何也吳子傷而自卒于涇非若沈胡二君卽死于兵也于是光之子夫差立而

不忘報父讎光亦稱闔閭觀闔閭玩兵滅身亦可以  
爲殘民滅國者之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地三國同救范中行氏兵襲晉而經以會書者  
惡其襲霸主也

公至自會

不以牽致三國會故也會則以地致且惡其襲晉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宋亦叛言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服

古者以服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蓋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服者宜社之肉也盛以服器  
故謂之服以賜同姓之國者所以同福祿也周自王  
季子來聘之後王命不復加于諸侯今敬王有事于  
社魯未嘗有敵王所愾之功而天王特使石尚忽爲  
是與雖天子損禮之甚是猶有盛王之意也聖人于  
周眷眷如此故使使歸服以見焉曰天子之在惟祭  
與號而已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爲南子所譖而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著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害世子之意亦已明矣而靈公信其譖言不不蔽乎雖然聵蒯則不能無罪者也其罪奈何人子之處頑嚚則有道矣不至于以弑見誣也此亦蒯聵有以致之也

衛公孟彊出奔鄭

比年志公孟彊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而靈公疑其爲蒯聵之黨遂之非其罪也夫衛國一歲之中其卿

大夫凡出奔者五人而衛侯獨與南子處此靈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懼洮之謀來奔魯故復書宋公之弟存其本心所以罪宋公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大蒐皆不書公者非公所主也三家者以公爲名而行其私意也下書邾子來會公則知凡蒐狩皆與衆共之雖不言公公在焉可知也然則公狩于郎公及

齊人狩于禚皆特書公何也此又專罪公也比蒲之蒐三家之事故特言會公以別之此與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同蓋未嘗期約因來朝而偶與公爲會耳城莒父及霄

公叛晉助范中行氏故懼而城此二邑也此年不書冬無所終也公元年無正至是而著無所終者次年哀受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去年所以會公比蒲者欲因來朝正故也邾之微弱

可知矣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不言食角所食非一處也夫魯不當郊郊牛死傷廢郊可也而改卜牛是違天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昭二十四年胡爲楚伐吳吳敗其師而殺胡子髡于是豹立而背楚遂與諸侯會于召陵以侵楚吳之入郢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人至是滅之而其君歸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也故楚子稱爵



而胡子稱名又謹而日之

夏五月辛亥郊

昔者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然則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非禮可知矣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非死所不正其終也嗟乎定公立十五年豈不

欲政自己出權不外奪乎而卒不能者以其愚蔽故季氏立之爾夫季氏藉祖父之勢潛有國柄一旦制在陽虎僅而脫禍公不能乘其衰微尊任聖賢以自固則公之愚蔽可知矣是時季孫劓艾禍難勉用孔子而齊人章章歸其侵疆則公與季氏豈不知聖賢之可以安國而取榮焉卒之齊人歸女樂君臣共觀之遂廢朝事而孔子行蓋公之愚蔽如此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左氏謂謀救宋而不果然其文意乃與五氏垂葭同  
邾子來奔喪

天王崩諸侯未有奔其喪者今來奔魯喪可乎特畏  
三家之強而求說于魯耳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妣氏乃定公之妾而書者蓋以其爲哀公之母而以  
夫人之禮喪之故也然哀公乃未踰年之君則其行  
喪禮不可加于母子未成爲君故母亦不隨例稱夫  
人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九月滕子來會葬

此亦畏三桓故爾于定公何有哉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安民大慮曰定此臣子之私諡也雨不克葬譏不能  
葬也葬不爲雨止而不克葬者見無備之甚也義見  
宣八年然彼言日中而克葬此言日下昃乃克葬日  
中則裕于昃矣日下昃則失虞之時甚矣君子之于

親不忍一日離也故葬日虞者所以寧親也乃者難乎而之辭乃克葬者所以重孝子之情也

辛巳葬定姒

春秋自成風後妾母皆僭稱夫人譏不正也此不稱小君以子未成君故母亦未成夫人但以夫人之禮葬耳然魯夫人之葬未有加以其君之謚者此妾也而加以其君之謚非禮之甚也況襄四年葬我小君定姒是襄公之母也又豈可同謚乎

冬城漆

漆非魯邑邾庶其以之來奔者魯受叛人而取其地今將伐邾故又勞民城之以爲備譏其非所當城而城也夫國再大喪始葬又勞民如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者也

春秋集註卷三十八

春秋集註卷三十九

宋

高

閔

撰

哀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楚子以諸侯之師不能伐吳而但圍蔡則楚之衰可知矣共圍蔡報柏舉也夫蔡侯怨楚不思務本修德以俟時而輕謀兵革求得志于大國是益禍也其見報也宜矣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此復見者蓋

鄭滅之以爲附庸楚復立之也隨世服于楚不通于中國吳子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于諸侯故聖人因而序于經以見當時蠻夷之專肆如此

鼯鼠食郊牛

定公末年哀公元年連書鼯鼠食牛之變則知魯之郊禮歲一行之餘年皆以常事不書也此不言所食則所傷非一處然牛亦不死也

改卜牛

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違天也

夏四月辛巳郊

雖改卜牛猶非郊時况公斬然在衰經之中軌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春秋書郊終于此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五氏垂葭之役聖人書次以存晉晉至是而益衰聖人不復以盟主待之矣書曰齊侯衛侯伐晉者見霸統之絕而受諸侯之伐也以傳攷之魯及鮮虞之師在焉春秋以齊衛首惡故沒魯而略鮮虞也夫范中

行氏者晉之卿也卿叛而不能制又豈能主諸侯乎  
 無惑乎齊侯衛侯之見伐也蓋晉定公召陵之役不  
 能得楚而蔡昭公以吳子勝于是齊鄭衛背之已而  
 我睦齊鄭宋人效之俱叛晉者也文公之業掃地盡  
 矣又十有二年而吳人爭長于黃池雖欲為成景悼  
 厲之世且不可得矣悲夫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觀定公之末邾之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今踰  
 年而遽伐之蓋魯人謀邾久矣利取其田不復知有

禮義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鄆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定公之薨也邾子來奔喪非能行禮也知三家者欲  
 并其地故事魯不敢不恭此其情也然卒不免故元  
 年伐邾至是三卿同伐而取鄆沂之田此三家之意  
 也且襄十九年取邾田自鄆水今三卿又帥師伐邾  
 取鄆東田因及沂西田然則三卿之專強貪暴如此

故列數之以重其罪入春秋來伐國取邑者多矣未  
有伐國取田者也襄十有一年作三軍則魯公之民  
歸于三家矣尚有中軍爲公之肘腋也昭五年又舍  
中軍則魯公肘腋之兵盡歸于季氏矣故昭公見逐  
凡八年而後死于外國定公旣立不能誅季氏反聽  
其邪說淫于女樂而退孔子幸而終于位者非季氏  
不欲取其位也諸侯服周公之德而尊其後嗣三家  
雖有無君之心而畏諸侯之義也當哀之時祿去公  
室蓋五世矣三家盡分魯國之土而兵其民專其賦

故書曰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是三  
卿各專其師同伐乎邾也句繹邾地故爲小邾所取  
三家旣得田遂許受其盟故書及以罪之然三卿伐  
而二卿盟者季孫臨之叔仲畝之是季孫之汰也自  
謂猶君矣其卑邾亦甚矣故謹而日之是時魯政不  
復在公矣皆三家者之所爲也故詳志之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衛靈公立四十二年時世子蒯瞶以南子之故出奔  
在外南子怨之不召乃立蒯瞶之子輒是謂出公

滕子來朝

公新立故也此見滕之微弱尤甚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戚衛邑也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蒯瞶雖奔靈公未有廢之之命雖嘗欲立郚亦不果也今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輒使輒知己之所以得立者以父爲世子故因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得而亂皆息矣奈何更待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凡奔者在外非有國逆不可入故趙鞅帥師納之其言納衛

世子者明所納者正也異乎趙盾納捷菴于邾而輒稱人也其言于戚者見衛已立輒矣蒯瞶爲輒所拒而不得入于衛也聖人惡輒貪國叛父逆亂人倫以滅天性故方其適衛也衛君待子以爲政子路問之子曰必也正名乎于是孔子不得政嗚呼孔子而得政必將復世子矣奈何雖由而亦以爲迂耶國人于是拒世子曰先君之命也豈知君子之于國也雖其先君之命苟爲非義君子不從也然輒已立矣將若之何曰曉輒而後立世子不遂先君之失而父子定



不愈于爭乎爭則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今輒以世子之子得立反拒世子蒯聩稱世子而反不得立得爲正名乎由此言之蒯聩廢則輒不當立輒立則是蒯聩不當廢故輒當致國于蒯聩豈可以子拒父也聖人于蒯聩出入皆正其世子之名所以篤父子君臣之大經也不然貪國叛父之人接踵于萬世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晉趙鞅遇鄭師于鐵而與之戰故書晉及而不書伐特以兩國之卿自帥師共戰爲文也書鄭師敗績者善晉勝也晉雖失道而藉文襄悼公之遺烈天下猶忻嚮焉是以晉一有勝則君子喜而存之庶幾復振此憂世之仁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而葬父子爭國故也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吳滅州來而蔡已降于楚復背楚而請遷于吳吳人許之故以自遷爲文今壽春府下蔡縣是其地也初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蔡叔以叛被誅成王復以封其子仲焉及平侯卒徙于新蔡至昭侯乃徙九江下蔡卽州來是也州來本屬楚蔡以畏楚求遷而反遷于楚地故國人皆不欲遷吳人怨其不時遷而以兵襲之故蔡人以駟木謀遷因委罪于駟而殺之所以先書蔡遷後書殺駟也夫蔡之禍生于玩裘而成于遷國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豈謂是耶吳楚之貪殘

無道則又何誅焉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春秋書圍外邑則各繫其國今齊圍衛之戚何以不繫之衛主曼姑也主曼姑則何以齊爲兵首以曼姑之義不可圍也先儒乃以輒之拒父爲尊祖以齊國夏衛石曼姑之圍戚爲霸討嗚呼起後世亂人倫賊父子之教者蓋此言也且蒯瞶不過以疑似之迹奔逃于外以待父之察爾父子之恩未絕也輒爲蒯瞶之子豈不知之況人子之事親當致之于無過之地

今見蒯賁出奔在外而遂以其父爲罪人則輒之爲人子已不免乎罪矣況又據國而拒其父乎昔孟子論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輒之爲人子能致其親于無過之地若此可也今反以己之大夫會外大夫帥師以圍其父則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皆自此絕矣夫曼姑以臣圍君爲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于此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不待貶絕而罪惡可見齊國夏帥師以助之故特重其罪以爲惡首且齊旣與晉爲仇若蒯賁入則衛從晉矣此齊人所以助輒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地道安靜以震爲異故謹而日之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諸侯五廟親盡則毀桓僖何以不毀三家者存之也僭天子也三家者出于桓而立于僖故私之也聖人因其災而並錄之是時三桓子孫方盛君子于是乎

知有天道也不書及者不嫌乎一處也若雉門兩觀則不可不書及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魯懼晉故城啟陽爲之備以所城近敵故帥師焉二卿帥師有所畏也自是連年四城

宋樂髡帥師伐曹

曹本屬宋旣而叛之適足以取亡而已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此意如之子季桓子也庶子肥嗣是曰康子夫君之

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蓋君之遇之也重則其報之也亦重君之遇之也輕則其報之也亦輕春秋之時君遇臣之禮不止于薄也或專放之殺之矣臣事君之道不止于欺也或敢逐之弑之矣聖人痛君臣之兩失也故于魯大夫書卒者三十不卒者十有七蓋小見其意焉非特記君恩之厚薄臣之終始也其書卒者或親臨之或賻贈之恩及之也其不書卒者或出奔或不親臨

或賻贈不加恩意不及亦或卒于春秋之後也如公  
子翬弒逆也慶父僑如臧孫紇公子慙皆出奔者也  
其他或恩不及或在春秋之後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公子駟之黨也放大夫者國也而稱人者皆眾人逐  
之放有罪也其放之于吳是召亂之道也厥後蔡亂  
以公孫氏豈獵之黨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秦惠公也詳志日月見恩禮之厚也其子悼公嗣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子已受盟于句繹今二卿踰年而渝之是自敗其  
盟也雖邾政不修有以致寇然魯之棄信亦已甚矣  
自是盟不足恃春秋弗志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為文公此蔡侯申于文公為  
曾孫豈有曾孫與曾祖同名者乎周人以諱事神必  
有一誤此蔡侯申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復遷也公孫  
翬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國君未有為盜殺之者

此書盜殺見變亂之極也公孫翩者又何足錄哉故直書盜以絕之而不曰弑其君蓋絕無臣子之義故不列于君臣又甚于閻者所以恕蔡侯而深惡夫弑君之賊也申立二十八年其子朔立是爲成公  
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人以其盜黨逐之而不殺故以自奔爲文其奔于吳者以公孫獵在焉

### 葬秦惠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 宋人執小邾子

天下無霸強得凌弱故宋得以執國君而無所忌者蓋闕霸也執非其罪所以貶而人之

###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皆盜黨也其黨或奔或殺則知弑君之盜已得矣

###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據左氏楚人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晉人僞卜裂田以子蠻子使蠻子聽卜遂執之以畀楚師夫諸侯有罪方伯請命于天子問其罪然後執而歸于京

師正也諸侯有罪不請王命而執之歸于京師罪尚  
可容若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諸侯執諸侯  
以畀諸侯其罪尤重若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是  
也今晉爲中國盟主而執戎蠻子苟得其罪則獻之  
天子猶之可也今旣專執之反歸于楚以君臣言則  
楚爲君矣以強弱言則楚爲霸矣舍周事楚不足主  
中國之諸侯矣此晉所以不足與而諸侯皆棄之也

城西郭

城其西之一面以備晉故役民力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周自克商之後凡封建諸侯皆使立亳社顏師古曰  
存其社者欲人君常思敬慎懼危亡也董仲舒劉向  
亦云亡國之社所以示戒也左氏襄三十年傳曰或  
叫于宋太廟曰嘻嘻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嘻嘻然  
則諸侯皆立亳社矣閔二年傳曰間于二社爲公室  
輔杜預謂二社者周社亳社之兩間朝廷執政所在  
也凡亡國之社必屋書亳社災見其不知戒故謹而  
日之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國亂故緩也春秋于定哀之際錄昭公尤詳者哀其不幸也當齊桓晉文之隆蔡猶不能自拔于楚凌夷至于末季而昭公乃銳然合中國以興召陵之會卒能以吳破楚入郢此其志力有過人者遭晉德之不競而不能遠撫使之卒陷于楚之禍君子是以哀昭公之不幸而爲之數見于經也使昭公出于晉悼之世其功烈當如何哉

葬滕頃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伐宋者以求宋也求宋者何晉侯失霸宋人闕之齊人爭之是以伐而求之得宋則霸可圖矣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不受蒯聩且助范中行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齊景公之不霸也有由哉晉以君臣興兵而齊乃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乃為子圍父以是令于諸侯是以君子知齊景之國之將亂也景公立五十八年其世子蚤死及疾屬陳乞立其少子荼于是羣公子皆出奔而公子陽生來奔魯不書者非以罪出故也

冬叔還如齊

使卿弔且會葬非禮也

閏月葬齊景公

喪不計閏其以月數者計閏可也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六年春城邾瑕

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則知邾益微弱魯以不義強城之也聖人因其城而復繫之邾者不與魯之擅并人之土地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趙鞅伐之治范中行之亂也

吳伐陳

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不來吳人怨之今伐陳者修先君之怨也聖人惡吳人侵暴中國故狄之而陳自是與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二子從先君之亂命廢長立少既又不能全其嗣君而陳乞將立陽生故先出奔夫二子以國難不勝而出與他奔異矣然不死君難故亦書出奔以示貶

叔還會吳于柵

叔還聘于吳吳子自伐陳還至柵而叔還遂致命焉

故以會書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此楚昭王也昭王委政囊瓦寵費無極使賢人誅戮諸侯怨畔入郢之禍宮汙冢發幾不免其身迄得反國而卒于位者國有一申包胥也凡立二十七年其庶子章立書楚子卒義見宣十八年

齊陽生入于齊

陳乞使召陽生于魯將立之不書自魯者魯無助也繫陽生于齊而不稱公子者與小白同義且見景公

廢長立少以啓亂也昔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聖人之意深矣

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入而君遇弒弒君者雖朱毛而陽生實與聞乎弒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遇弒陳乞爲之以乞爲首惡則陽生之罪自見不然則陳乞廢立之迹不明而後世奸臣得以肆其詐矣故春秋書弒君之賊雖其不自爲必以禍所從發爲主所以誅其意也然觀從召公子比而靈王死陳乞

召陽生而荼死乞蒙弒君之惡而從乃委罪公子比何也從陪臣也能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比以衆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弒之也乞大臣也齊已有君而又外求陽生雖入而不能自定其位乞以強立之而不顧其君是乞弒之也從雖召比然公子有三焉比不自立可也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爲君則孺子荼安所置哉故春秋別嫌明微不以其迹似而同其誅非天下之至公孰能預于此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書邾役積  
明年入邾之亂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樂髡伐之猶未服且為入曹起也

春秋集註卷三十九

春秋集註卷四十

宋

高

閔

撰

哀公二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衰齊亂故宋公闕霸也不務德而加兵于人非霸  
主之義故書侵以譏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侯棄其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  
而以范中行氏故加兵于衛故書侵以譏之

夏公會吳于郟

吳欲霸諸侯公親往會之遂徵百牢魯人以吳爲棄禮必不能霸然其徵令無度乃兵至之兆也可不戒哉會吳不致不專以夷狄危公也會大夫伐小國亦如之

秋公伐邾

是時邾已服于吳矣公反自郟以吳爲無能爲也季孫因請伐邾公弗能禁故直書公以示貶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邾入春秋之始自儀父與魯盟會結好凡二百四十年矣今不明過之在我君臣更伐之至于四至于五取田取邑亦云極矣終入其國又執其君以歸雖因其國之漸衰然公一闔閭也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而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爲是克東陽齊人爲是取我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況仲尼躬事哀公未嘗不盡禮焉曷不少爲我君隱乎聖人不以無

過爲美而以能改過爲美故于人之有惡苟務去之而不積則亦不念其惡而進之矣書伐邾書入邾書以邾子益來是天下之惡也及其歸邾子益于邾則是知其爲惡而能去之矣故于此詳著之而不少隱者乃所以欲見厥後歸邾子之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矣邾子以見獲故名之不言滅者諸大夫請救于吳吳爲之伐魯而公遂歸邾子故也不言以歸而曰以來者內外之辭也不書至者以邾子益來則公之至可知矣

宋人圍曹

曹伯奸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故貶而人之先儒謂將卑師少稱人按經稱人以圍國者凡十有一若皆將卑而師少又豈能圍之乎明年書宋公入曹則知此書人者乃貶之也

冬鄭駟宏帥師救曹

鄭與曹疎矣此所以救曹者非志于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疾宋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此滅曹也而不書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據左氏曹伯背晉奸宋宋公伐之將還曹人詈之公聞之怒遂命反師滅曹執曹伯以歸焉然則宋公非有志于滅曹而曹自滅之也故此書宋爵又止稱入而已所以罪曹人輕怒以亡其國也

吳伐我

邾子請救于吳故此年吳來討焉嗟乎公入人之國俘人之君以致吳師之來討見公不能處己絕亂矣不曰伐我某鄙而直云伐我者吳師加魯國都而盟

于城下是以聖人深恥之故沒而不書也

夏齊人取讙及闚

邾嘗屬齊而益又齊之甥也魯入邾而以其君益來遂致齊人亦怒于是賂齊以說之凡內失邑不書蓋不能保其土地人民辱孰甚焉故沒之也若己與之彼以背義而受則書取此年齊取讙闚及宣元年取濟西田是也

歸邾子益于邾

益齊甥也齊侯使如吳請師吳方圖霸亦受邾人之

愬而謀伐我故公懼其復來乃歸邾子以紓國難雖非公之自能悔過遷善然亦因敵國外患而知警懼思變也以此見國君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自保苟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自安矣春秋前書伐邾次書入邾又書以邾子益來不少爲我君隱者以明歸益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杞僖公立十九年其子維立是爲閔公

齊人歸謹及闡

公旣歸邾子益于邾故齊人歸謹及闡前書取逆辭也此書歸順辭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斯可謂善變矣然不云歸我者公旣歸邾故齊亦歸謹闡非以爲惠也上旣書取則知此必歸魯故亦不書來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月而葬簡也史記杞悼公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



公弟過弒隱自立是爲僖公然則僖立不正而春秋于葬不少貶者見世亂如杞僖尚且得葬則諸侯無不葬者矣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取易辭也師而易取則鄭病矣鄭罕達之屬有許瑕者求邑而無以與之遂越境而圍其邑斯用師爲利而不以義自取喪師之禍故書取以惡鄭也春秋以是爲帥師之戒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報雍丘也稱爵稱伐以惡鄭也

冬十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吳恃歸益之功而恣爲不道而益亦不能嗣守先業上下乖離國人不君吳人討而囚之乃使其大夫奉其太子華以爲政故稱名以絕之且先爲魯所獲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

公會吳伐齊

吳欲求霸怒齊不服故伐之公會強吳伐親鄰之國是助吳爲虐而致齊之亂也是時中國無主之甚蓋自是春不書王矣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八年齊侯請吳師伐魯旣而取魯之賂而辭吳吳子怒反與魯伐齊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人乃退夫悼公之立非齊人之志非衆大夫之謀特陳乞詐其國人誣其大夫而劫立之雖殺孺子誅鮑牧大夫國人

猶莫之肯君故因兵難而弑之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

夏宋人伐鄭

去年春取鄭師而秋又伐之今雖復有辭于伐而聖人惡其瀆兵不已故貶而人之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率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加兵于有喪之國雖討得其罪聖人弗予也故書侵以譏之異乎士句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齊與魯接境而公會強吳伐之致齊侯之遇弒今既聞其喪則遂班師可也其所以久而歸者公之進退制在吳故也

葬齊悼公

不及五月而葬間也以公會吳伐齊故齊弒君以說公雖不廢喪紀往會其葬不足以贖其過故承上文言之且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公孟彊以蒯瞶之黨見逐晉納蒯瞶齊助出公而反納彊則知逐非其罪矣始彊奔鄭自鄭奔齊至是遂假齊之力以歸焉

薛伯夷卒

不書日史闕文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陳即吳不服楚故再伐之

吳救陳

此與狄救齊同義所以罪中國諸侯也蓋陳背中國而即楚又背楚而即吳故致楚師來伐則吳之救之非真能行義也故不稱師亦不稱子直曰吳而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

案經文公羊作袁頗左氏穀梁作轅頗此從公羊

袁頗為陳司徒取于民無制國人怨而逐之故以自奔為文

五公會吳伐齊

會者外為主吳劫之也公非得已也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公因齊國書之見伐乃再會吳伐齊而戰于艾陵不書公者沒公乃所以貶公也且書及吳我師戰于艾陵不可也書及公吳戰于艾陵不可也先言公會吳伐齊繼書及吳戰則公預其貶可知矣公與強吳伐中國不可與強吳同貶又不可以大夫敵公故微其辭而獨出公也其書及書獲則罪國書也與宋華元同然華元生獲而國書死獲故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也國書復繫以國者與宋華元皆以國事見獲

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滕隱公立七年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衛世叔齊出奔宋

孔文子以齊淫而欲攻之故齊出奔宋春秋書內外大夫出奔者凡五十有八蓋君之股肱治亂所寄故重以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

大夫各欲自專故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譏重斂也田者井田也賦者財賦也宣公奢泰始什二而稅至于哀公則又甚焉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故書曰用田賦言用田以爲財賦之率也民到于今受其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此昭公之嫡夫人吳女也記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昭公欲結好疆吳以去三家之權因娶

于吳以吳同姓不敢請命于天子而謂之吳孟子當是時大臣不能匡救國人不以為非而昭公乃知避其名不敢請命于天子是猶能改過也故孔子以為知禮而春秋亦因其實而書之曰孟子卒而已孟子于哀公為祖妣不夫人不薨不葬不祔廟著哀公之忍也觀季氏于昭公之葬尚欲溝而絕之況其所娶同姓之女乎故春秋但書孟子卒而魯國臣子之罪可見矣雖周道親親百世而婚姻不通而昭公既已尸其過矣為之子孫者豈忍絕之哉然則如之何曰

倣諸仲子別考宮焉庶乎其可也

公會吳于橐臯

尋鄆之會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郎

此為吳故也按魯衛宋于郎者不與公之會所以外吳于中國也亦所以存內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以處之于是向巢伐鄭而圍嵒

冬十有二月螽

建亥之月不宜有螽此著魯歷不得其正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宋師之在岳也不設備鄭罕達因宋師之不戒而取之亦以報九年雍丘之役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惡孰甚焉然則出師而不設備者皆棄師之道故春秋著之爲伐國者之戒

夏許男戍卒

許元公立二十二年其子結立是爲悼公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之會書公會晉侯及吳子者主在吳子也黃池之會不主晉侯而主吳子者晉侯不能主諸侯故也吳自柏舉之戰勢橫中國諸侯大小震慄皆宗于吳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此不能主諸侯可知也元年書齊侯衛侯伐晉見霸統之絕已受諸侯之伐故黃池之會吳子主焉不言公會吳子晉侯者不與吳之主中國也不與吳之主中國者存中國也故以晉侯及吳子爲文稱吳之爵所以見中國之衰書晉之及

所以抑強吳之橫春秋謹嚴其義甚微故首止先及而後會所以尊王世子黃池先會而後及乃所以外吳子也按吳自定四年入郢哀六年伐陳夏叔還會吳于相七年公會于鄆八年伐我十年公會伐齊十一年公又會伐齊十三年公會于橐臯皆曰吳以狄之此稱子者復與其爵也夫吳乃泰伯之後與周同姓雖用夷禮而數爲中國伐楚所以伸中國而攘楚者其功甚多此宜春秋之所予而春秋與楚同貶者以其狂僭大號擾亂中國與楚同也夫天無二日民

無二王楚以蠻夷而僭稱王罪不容誅幸齊桓晉文相繼抑之是時齊桓晉文雖主夏盟而以中國諸侯之故猶知有周王在焉今吳乃爲黃池之會以主盟中國是二王也將置周王于何地耶聖人自十年吳伐齊之後春不書王以見天下之無王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畏吳之強無如之何故乘吳子出會而伐陳也於越入吳



吳方爲黃池之會爭權上國而於越又乘其無備而入之自是吳不復振而越亦僭號稱王遂入于中國而天下淪胥不復知有周室矣原周之衰自幽厲失道王綱紊亂而禮樂征伐猶出于天子諸侯畏周之威不敢肆也及平王東遷王室不競諸侯國自爲政周道陵夷等于列國迨隱之世習以成俗而楚遂僭竊王號無所忌憚然而文武成康之德猶在民未忘周也故齊桓晉文相繼而起莫不秉大義以攘夷狄而尊王室其盟會征伐必以王命爲首諸侯順之者

存逆之者亡世雖無王而法猶立故春秋推王法以絕之以天下猶知有周也及定哀以來齊晉旣衰政出于大夫吳楚橫行于中國以勢力相吞滅自於越入吳之後吳楚又衰夷狄愈橫禮義無可復施政刑無所復加諸侯習于凶亂不可告語靡然入于戰國不復知有周而皆自稱王矣故春秋因西狩獲麟而止焉冬田曰狩而周之正月二月皆冬也明年止書春西狩獲麟而不具夏秋冬則秋會于黃池之歲乃春秋之所終也故何休曰獲麟于春而言狩者去周

之正而行夏之時也

秋公至自會

吳主會故書至以危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蒯聩在戚今十有二年矣晉人不能以此致討于衛以范中行故而數興師故書侵以罪之公羊作晉魏多與仲孫忌同義

葬許元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九月螽

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其為農災又非冬十有二月之比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不言宿名者董仲舒劉向以為不加宿也文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皆言所次而此獨不言則不加宿可知也蓋著人所召自是周家基業墜地矣

盜殺陳夏區夫

夏區夫者徵舒之後也徵舒弑君楚丁殺之而陳人猶使世執國政故春秋因其爲盜所殺而書之與華孫同意凡書盜者以人皆可得而執之也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夏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于盜興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

十有二月螽

去歲十有二月螽今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則爲災甚矣而明年春乃獲麟豈不怪哉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者和氣之所致治世之應也曰見曰來乃爲瑞爾因狩而獵得之則混于羣獸之中同爲虞人之所驅斯麟之出不遇時矣曰獲云者悼之辭也孔子卒于獲麟之後二歲則是時孔子已老故感以作春秋而絕筆于此一句也以因感而作故因以此不焉然而麟使不獲聖人豈遂無意于天下後世乎黃池之會乃聖人作春秋之所終也何以知黃池之會乃春秋之所終前此猶可言也後此則不可言也夫惟不可言此春秋之所以終也何者天子失政自東遷始前

春秋集註  
卷四  
此猶可言黃池之會晉魯在焉後此不可言者諸侯  
泯泯制在強國無復知有周室矣聖人爲是作春秋  
深有望于天下後世苟有王者作能舉春秋之法  
以拯天下之民此春秋之所終而孟子深得仲尼作  
經之旨故以王道游于諸侯而終不入于宗楚吳越  
也

春秋集註卷四十

原跋

珪舅氏黃州使君高公嘗以外大父息齋先生春秋集  
註鈔梓置郡齋于時受代且逼不暇詳校類多訛舛懼  
不足以示衆垂後也遂携以歸珪承乏東節舅氏諸子  
謂壁藏于家不若置諸官府便于摹印而易其流傳乃  
以其板隸淞左倉司書帑珪暇日以手澤校讎凡金根  
亥豕咸釐正之鳩工補葺迄成全書因援子以紀顛末  
庶覽者有攷焉嘉定庚辰季春望日外孫朝奉大夫提  
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喻珪敬書

春利集

原出

卷百終



